

## 第六十四章 上京城的雪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離慶國京都約有四千裏地的東北方，那座更古老的煌煌上京城裏，雪勢極大，鵝毛般的雪紛紛灑灑地落下，上京的大街小巷就像是鋪了一層純白的崇毛毯子一般，而那些備著暖爐的宅屋之上雪卻積不下來，露著黑色的簷頂，兩相一襯格外漂亮。

從城門處便能遠遠看見那座依山而建的皇宮，宮簷的純正黑色要比民宅的黑簷顯得更深一些，山上雪岩裏層層冬樹掛霜披雪，流瀑已漸柔弱成冰溪，石徑斜而孤清，冬山與清宮極為和諧地融為一體。

夏天過去之後，北齊也發生了許多事，最震驚的自然是在鎮撫司指揮使大人沈重遇刺一事，當夜長槍烈馬馳於街的雄帥上杉虎，如今還被軟禁在府中，而朝廷與宮中的態度，卻很清楚，沈重死後馬上被安了無數樁罪名，沈家家破人亡，隻有那位上京人們很熟悉的沈大小姐忽然間消失無蹤。

沈重的突然死亡，對於錦衣衛來說，是一個極其沉重的打擊。本來就有些偏弱的北齊特務機構，被年輕的皇帝施了暗手，失去了一位頗有城府的領軍人物後，顯得更加孱弱，連帶著就連太後說話的聲音都低了不少。

幾個月裏，所有錦衣衛的人員都有些心中怯慌，一直沒有人來接手這個衙門，不知道朝廷會怎麼處置。好在前些天朝廷終於發了明旨，長寧侯家的公子，那位鴻臚寺少卿衛華正式接了沈重空出來的位置。

以往上京流言中，太後是屬意長寧侯出任指揮使。但被年輕的皇帝生生抵著了，如今聖旨上卻寫明讓長寧侯地兒子來做，不免惹了些議論，不知道這一對天天吵架的母子。是不是終於搭成了某種默契與妥協。

今日錦衣衛重新抖擻精神，拿出了當年的凶狠與霸道，開始執行新的任務。

一百多名穿著褐色官服地錦衣衛，圍住了秀水街，任由雪花飄在自己的身上。

秀水街並不簡單，上麵的商鋪都有著極深的背景，尤其是中間的那七間鋪子都是南慶的皇商，兩國目前正處於蜜月期間，按理講，錦衣衛正在自我整頓之中。應該不會來鬧事才對。

然而事態的發展，出乎所有人的預料，沿街的掌櫃們站了出來。在風雪中搓著手，緊張地看著錦衣衛帶走了那位姓盛的酒老板。這位老板姓盛名懷仁，正是南慶內庫在上京地頭目之一。

玻璃店的餘掌櫃扶著古舊的門板，顫抖著聲音說道：“怎麼就敢抓呢？”

夥計輕聲說道：“說是京南發現了一大批囤貨，沒有關防文書。連稅合都沒有，錦衣衛沿著那條線摸到上京，把這位盛老板挖了出來。”

風雪撲麵而來。繞身而去，比餘掌櫃身後地玻璃瓶兒都似要透亮一些，他麵有憂色看著漸漸撤走的錦衣衛。他很清楚內庫往北麵走私的事情，這本來就是長公主一手做的買賣，隻是北齊方麵一直都默認著，享受著低價所帶來的好處，怎麼今天卻忽然動了手？

上京美麗地皇宮之中，那位年輕的小皇帝正蜷在暖褥裏，一手拿著塊點心往嘴裏喂。一手捧著一卷書，仔仔細細，十分專心地看著。

新任鎮撫司指揮使衛華小心地看了一眼他，斟酌了半晌，才鼓起勇氣打斷陛下的走神，輕聲說道：“抓了幾個人...不過一直以來，崔家和信陽方麵幫了朝廷不少忙，麵子上有些過不去，所以依太後地吩咐，那些有身份的，最後還是放了。”

年輕皇帝沒有瞧他，眉角卻有些厭惡地皺了皺，說道：“婦...人之仁，既然已經翻臉，還看什麼舊日情份？”

他在這裏說著太後的不是，衛華自然不敢接話。皇帝搖了搖頭，目光依然停留在那本書上，繼續說道：“不過抓不抓人無所謂，貨...截了多少下來？”

“不少。”衛華的眼神裏流出一絲興奮，“消息得的準，南蠻子又想不到我們會破了舊日的規矩，措手不及，吃了不

少的虧。”

他忽然想到某些事情，猶疑問道：“這事兒有些荒唐，範閑就算要和南慶長公主搶內庫，也沒理由送這麼大份禮給咱們，以他如今在南慶的實力，完全可以自己吞了這些貨物，而不讓這些貨流到北邊來。”

皇帝依然沒有看他，冷冷說道：“送朕一份大禮，自然是有求於朕。”

“時間掐的沒問題，據南方來地消息，範閑在我們之前就動了手，南人應該不會懷疑朕在與他聯手分贓，隻會以為朕是在趁火打劫。隻是...”他忽然重重放下手中的書卷，眯著雙眼看著衛華，眼中警告的意味十分清楚，說道：“這件事情，朝中攏共隻有五個人知道，我不想因為你的緣故，將消息泄露出去。”

衛華大為驚恐，俯拜於地，發了個毒誓後才說道：“請陛下放心。”他雖然是長寧侯的兒子，但實際上與皇帝還要親近一些，這次能夠執掌錦衣衛這樣一個實權衙門，他知道是皇帝給自己的一次機會，就看自己能不能夠抓得住。

“慶國的使節還在抗議嗎？”皇帝忽然感興趣問道。

衛華點點頭，苦笑道：“那位林大人天天在鴻臚寺裏大吵大鬧，為崔家鳴不平，說朝廷不查而辦，強行扣押崔氏貨物與錢財，乃是胡作非為，大大影響了兩國間的邦誼。”

皇帝罵道：“崔家是什麼？是慶國最大的走私販子！朕幫南蠻子管教臣民，他們不來謝朕，還來怨朕，這些南蠻子果然是不知道禮數的家夥。”

衛華苦笑著。心想您幫異國管教商人，可吃到嘴裏的貨物與銀子卻不肯吐出去，這哪裏能說得通。崔家事發，林文身為慶國駐上京全權使節。卻不知道其中內幕，當然要為己國地子民爭上一爭。

“最麻煩的還是那位參議王啟年。”衛華忽然頭痛說道：“林大人隻是在鴻臚寺裏鬧，這位王大人卻天天跑太常寺，要求進宮見陛下，說崔氏乃是慶國著名大商，他們身為慶國官員，一定要維護崔氏的利益。”

皇帝聞言一怔，怒極反笑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有趣，真是有趣。範閑不僅自己有趣，連他的心腹也是這般胡來...明明是他自家主子想咬死崔家，讓他這麼一鬧。不僅替範閑洗幹淨了屁股，還順手汙了朕一把。”

...

可是對於南方地那位同行，衛華依然有些警惕，忍不住說道：“陛下，如果...將這件事情的原委暗中傳回南慶。讓南慶皇帝知道範閑慷國家之慨，暗通本朝，隻怕會雷霆大怒...說不定他再也無法爬起來了。”

夏日裏的兩國談判。讓他知道範閑這個溫文而雅的書生，骨子裏是怎樣的冷漠狠辣，以至於他接任錦衣衛指揮使後，馬上便將範閑看作了自己最大的敵人，時刻想著怎麼能夠讓範閑倒黜，此時想到這種讓範閑再難翻身的毒計，不由心生亢奮，滿臉期望地望著皇帝。

令他失望的是...皇帝依然隻是搖了搖頭。

“把目光放長遠一些。”皇帝帶著嘲笑之意說道：“崔家的這些貨本來就在國境之中，朕要奪這些貨有什麼用？難道朕還瞧得上這些商人的銀錢？...朝廷以往一直在與那位長公主打交道。雙方都得到了不少好處...之所以這次要與範閑合作，原因難道你不明白？”

皇帝拾起桌上地那本書，一麵看一麵輕聲說道：“南朝的內庫，馬上就要姓範了，如果你沒有足夠的把握將他消滅，那麼最好還是對他客氣一點，朕這個國度裏地子民，還指望著那位範提司...年年不斷地送些便宜貨。”

衛華辭出後，皇帝的麵色似乎瞬息間放鬆了許多，伸了個不雅的懶腰，打了個大大的哈欠。此時一位容顏媚麗，身著華貴宮服的女子掀簾走了出來，看著新任指揮使大人離去地方向，眨著眼睛，好奇問道：“在說什麼呢？聽著好像和範閑有關。”

“理理，一聽見範閑兩個字你就這麼緊張，難道就不怕朕吃醋？”年輕皇帝一把將她攬了過來，摟入懷中輕薄著，在她的耳邊說道：“範閑在南邊對信陽動手了，朕...小小地配合他一下。”

不是小小的配合，崔家在北方地線路已經被完全摧毀，而留滯的貨物與銀兩也全部被錦衣衛查封，一個以經商聞名天下的大氏族，被砍了一隻手，而另一隻放在慶國內部的手，則早已經被陰森恐怖的監察院完全斬斷。

司理理吃吃一笑應道：“當然緊張了，範大人可是咱們的媒人。”

年輕皇帝一想也對，如果不是範閑出了那麼個“怪主意”，讓苦荷叔祖收理理為徒，以理理的身世身份，想要入宮，還確實有些麻煩。

“在看什麼呢？”司理理好奇地搶過皇帝手中的書卷。

皇帝著急了，反手搶了過來，說道：“範閑專門寄給朕的石頭記，最新一章...全天下獨一無二，可別弄壞了。”

司理理明媚一笑，偎在他地身邊，輕聲說道：“範閑怎麼就敢...對自己的丈母娘下手？”

皇帝搖了搖頭說道：“這廝的膽子竟似比朕還要大不少，南方那座宮裏比咱們這塊兒要複雜太多，誰知道呢？”

北齊國最清貴的河，就是從山上淌下，繞著皇宮半圈，再橫出上京古城的那條玉泉河。越往上遊走，離皇宮越近，也就越安靜。

今日大雪，河畔岸間隱有冰屑，苦寒無比，在已能看到皇宮黑簷，山間冬樹的地方，竟有一座小圓子，也不知道是什麼樣身份的人，才能在這裏住著。

一個約摸十三四歲的少年，這時候正在圓子裏做苦力。少年麵龐微胖，拉著圓中石磨，咬牙轉著圈，石磨發出吱吱的響聲，他的腿腳卻有些顫抖，在這寒冬天氣裏，身上的衣衫竟是被汗水打濕了後背，真是說不出的可憐。

轉了幾圈，少年終於忍受不住了，將手中的把手一推，回過頭怒罵道：“又沒有豆子！讓我推這個空磨幹什麼！難道你連頭驢都買不起！”

他怒罵的對象，此時正逍遙無比地坐在屋簷下，躺在貼著厚厚褥子的躺椅上，那雙明亮而不奪人的眸子，正看著簷外呼嘯而過的雪花，似乎在出神。聽著少年的怒吼聲，她才打了個嗒欠，站起身來，又著腰，慵懶無比說道：“今天下雪，到哪裏去買豆子？至於驢...現在不是有你嗎？我前幾天就把驢子賣了，圓子裏的雞啊鴨的，過冬也要取暖，總要要錢的。”

這情形古怪的二人，自然就是被放逐到北齊來的範思轍，與北齊國年輕一代中最出名的人物：海棠姑娘。

海棠穿著一件大花布的棉襖，雙手揣在兜裏，平實無奇的麵容上閃過一絲笑意，望著範思轍說道：“你哥哥前些天才來信，讓我好好管教你。”

她不說還好，一說這話，範思轍終於真的抓狂了，他來到上京也有些天了，結果什麼事兒都沒做，就是被這個村姑抓著在做苦力，連妍兒也被她送走了！

偏生這村姑的地位高，武功強，心思靈，自己想了好多次要逃，都沒有奏效，上京生活，真是奇苦無比。想到此節，他氣惱地蹲了下來，罵道：“你是我什麼人？憑什麼管教我？”

海棠笑了笑，沒有應話，隻是又躺了下來，雙眼微閉，似乎要在這風雪的伴奏下入睡。

範思轍看著她，知道自己如果不聽話，估計連飯都沒得吃，隻得重新握住了石磨的把手，恨恨咬牙切齒道：“長的跟一村姑似的，還想嫁我哥！別想我以後認你這嫂子！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